

大暑

讀享·九州

讀享 
JIUZHOU PRESS

本期看点

大暑：独酌径就醉，窗下有清风

为什么要谈日本？

梁漱溟：如何成为今天的我

历史的在场与弹性

天地间有高山大水

北平之夏

关起门来的南越国

目 录

1 / 卷首语：大暑：独酌径就醉，窗下有清风

5 / 为什么要谈日本？知日派作家花城论剑座
实录

20/ 梁漱溟：如何成为今天的我

33/ 历史的在场与弹性

44/ 天地间有高山大水

49/ 北平之夏

59/ 关起门来的南越国

| 卷首语 |

大暑：独酌径就醉，窗下有清风

7月22日,农历六月十九。今日大暑。

英文为将大暑称作“great heat”,“超级热”,不知此翻译是否准确,倒是颇为因应这至热的体征。

书言,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溽暑;三候大雨时行。这几日大江南北的情形,历历可见,溽热、萤飞而大雨随性而至。虽为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却也是最为炎热的一个时节,因为“热在二伏中”。相对于祖辈而言,“大暑”与“大寒”自古至今也未有如“三伏”“三九”般亲切和深入人心。

“何以销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这是千年之远的白乐天在夏日的消暑秘诀,端坐院中,凉自心生。

不过,纯粹发心求静,此种销夏并非人人

可为,也并非每每奏效。

而我更喜欢《北平风物》中的那种消暑。作者在“北平之夏”中谈到北平的夏季,可去各大“海”,各大“亭”,有茶有凉。尤其是写去郊外喝野茶,“所见的是万里长空,浮云片片。四野碧绿,一望无边。听的是啾啾鸟鸣,看的是野花遍地,一时好像叫人心痛快不少!”。

因要去通县的茶亭,需要在京通运粮河乘船而往,“坐在船上,上面有篷挡着太阳,风生水面,不但暑气全消,而且把绸裤褂吹得飘飘然。如有雅兴,带把胡琴,信口来上一段儿。如果有酒瘾,带点菜来,沽上一瓶酒,光是这一行程,就够乐子了!”

曾经在北平生活过的老辈人物中,在文学圈里,陈鸿年几乎无有声响,但是他去台之后所撰写的回望北平风土的文字,却保留了老北京的最为淳朴、未经掺杂的味道。对比

当下,仅留向往而已!

这种味道,其实又何止北平一处呢?

非常喜欢钱穆先生一文的标题:《天地间有高山大水》。此文虽意在谈艺术,但又何尝没有对域内的山川之壮美的感叹呢?

大暑之时,愿各位能有“独酌径就醉,梦凉天地宽”的心境。因为,此时过后,夏季即将离去,在这个奔放的时节,为何不再让自己释放一番呢?!

是为之记。



《读·享|九州》编辑部

2016年7月22日



为什么要谈日本？ 知日派作家花城论剑讲座实录

6月14日晚,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九州出版社主办的“为什么要谈日本:知日派作家花城论剑”讲座活动在广州联合书店举行。本次讲座邀请了李长声、姜建强、亦夫、万景路四位“知日派”作家,聊新书、谈日本,与现场观众就感兴趣的相关话题展开交流互动。



李长声：大家好！我是李长声。很高兴回到伟大的祖国，来到美丽的广州，又到了这么高大上的书店，我很紧张啊。我先介绍一下几位嘉宾。

这位是姜建强，他去日本二十多年，写了很多书，《另类日本史》《另类日本文化史》《另类日本天皇史》，但他本人一点也不另类，文质彬彬。大家放心，今天不讲另类的日本。这位叫亦夫，小说家，他很早就在国内出名了，去日本十多年。这位是万景路，他去日本也相当久了，将近三十年。

如果说我们四个有什么共同特点呢，那就是都在日本生活，在日本比较久，好像对日本有一点了解。这样的了解靠不靠谱我们自己也不太清楚，我们今天就是把 we 知道的、感受的日本跟大家说一说。

今天的题目是为什么要谈日本，为什么要谈呢？

首先要问作者万景路，跟大家谈一谈你为什么要写日本，写作有什么心得，向大家“交代”一下。

为什么要写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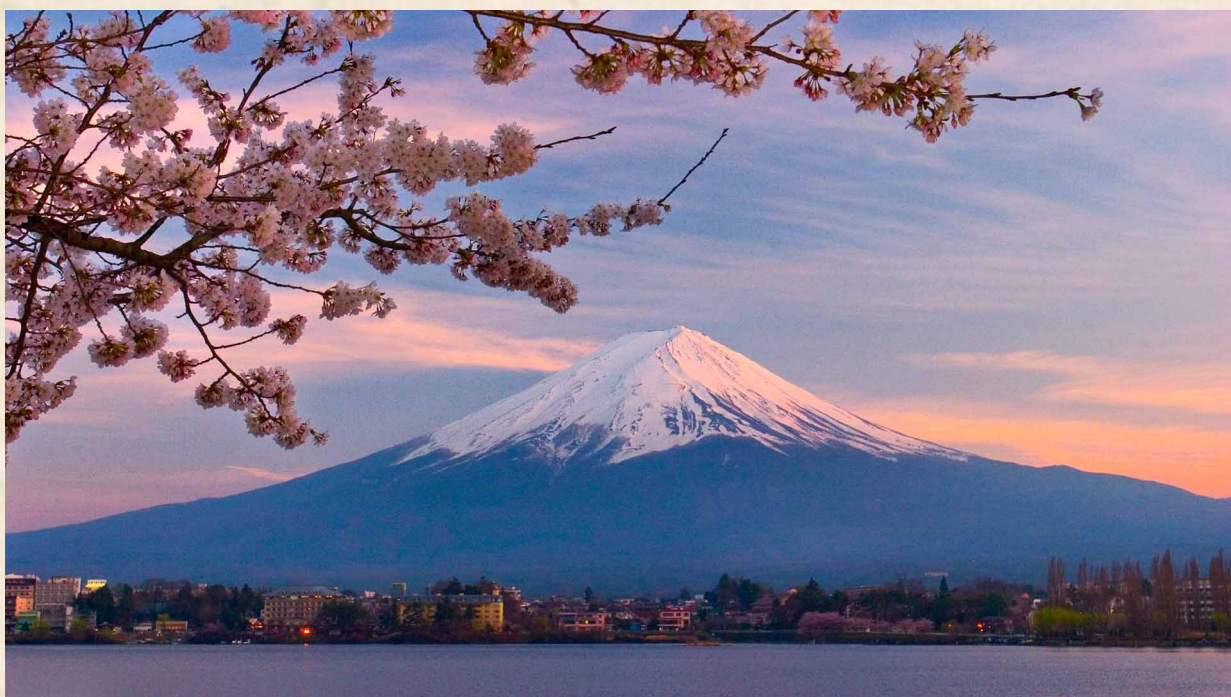
万景路：大家晚上好，我是万景路。（李长声：万宝路的弟弟。）首先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和九州出版社以及联合书店将我们这些旅日的、经常被骂为“汉奸”的华人写作者聚集在一起，让我们有机会把自己在日本的体会、感受与大家分享。

李老师让我谈谈个人的写作感受。首先，套用一句老话，我觉得作者是离不开生活这块土壤的，正是在旅日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的日本之美以及各种让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才促使我产生了要把它写出来的欲望。但自己没本事能像李长声老师那样，妙笔生花、字字珠玑；也没本事像姜建强老师那样以洋洋洒洒之笔，书就哲理美文；更没本事像底蕴深厚的亦夫老师那样身居斗室清茶美酒相伴，就编出无数引人入胜荡气回肠的故事来。只好借着自己打小儿就喜欢的散文、随笔，耳熏目染照葫芦画瓢，才笨笨磕磕连滚带爬地写了十几年的专栏文章。

至于个人感受，我觉得首先还是多观察生活吧，记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比如能触动自己动笔欲望的事、物、情、景等，尤其是灵感，抓住稍纵即逝的灵感，就等于一篇文章有了灵魂般，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其次是要多看书，尤其是一些好的书，这不仅能丰富自

己的知识,还能开阔视野,充实写作素材等。再就是充分利用自己旅居日本这一能够近距离观察、了解进而理解日本的得天独厚之条件,利用能够利用的诸如日本从国家普及到社区的免费图书馆、书店,以及电视、报刊、杂志等时时给自己充电。最后我认为还是要多写,所谓的熟能生巧吧,只有多写,才能使自己的写作水平不断地得以提高,免费的午餐即使有,那也不一定就会好吃,这些大致就是我个人的一点创作体会。

今天聊为什么要谈日本,说明大家都对日本感兴趣,这也是我们写日本的原动力之一。正是因为到了日本后的耳熏目染以及真实的日本生活给自己带来的体感,感受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情,确切地说有好多显现出来的现象与我们过去所了解的日本几乎就是截然相反,这些巨大的反差,也才促使我有了更加深入了解日本的愿望,以致后来产生要把真实的日本写出来介绍给国内读者朋友们的想法。因此,在此必须再次向这次活动的主办方表示谢意,感谢你们给我们这些旅日写作者又提供了一个发声的平台,虽然暂时这个声音还是弱弱的,当我们愿意把这个声音持续地发下去,以期能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样慢慢地把一个真实的日本介绍给国内读者朋友。



李长声：“为什么要谈日本”这个题目，我觉得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作者为什么写日本，也就是创作意图。大家采访名作家时总会问他“为什么写”“怎么写”，万景路他也是“有名字”的作家嘛，所以被这么问。第二层意思，中国人对日本比较关心，很多人都想了解日本、想知道一点关于日本的事儿，这是比较深层的含义。让建强谈谈吧，建强是搞理论的、搞哲学的，可以深化这个命题。

你还是要完整地接受日本

姜建强：广州的读者你们好！我是姜建强。很高兴和大家见面，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今天的活动主题是新书的出版。这四本新书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日本？其实把这个话题转换过来，也就是当我们去日本旅行观光，到了当地，为什么会喜欢上日本？

我们在去日本之前，通过小说，通过电视剧、甚至抗日神剧以及学校教育，形成了一个观念上的日本。那么当你踏上日本国土，进行10多天的观光，你听到的、见到的、感受到的东西与你观念上的日本发生碰撞——“哦。原来日本不是这样的。”旅游结束后，你买了大包小包的日本商品后，留下一句话：我喜欢日本。那么为什么会喜欢呢？刚才的发言也说了，每个人的知识背景不一样，喜好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他们喜欢日本的点面也不一样。有喜欢动漫的、有喜欢电视剧的、有喜欢小说的。在不一样的点面背后，我认为它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日本元素。

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实际上有文化的日本，有传统的日本，有历史的日本，有政治的日本在里面。它们之间能割裂开来吗？表面上看是可以的，比如我喜欢日本的文化，那就去京都，看京都的街道、花草、枯山水等。因为我只需要文化的日本，不需要历史的日本，因为历史的日本是侵略的日本，我讨厌它，我舍弃它。那么政治的日本呢，我也不喜欢，因为政治的日本也涉及方方面面的时政，我也把它舍弃掉。其实我认为这种分离和舍弃是有问题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实际上，你还是要完整地接受日本，也就是说你在考量文化日本的同时，你也需要考量政治的日本；你在考察传统的日本同时，也需要考察历史的日本。通过自己的思考、理性的分析，获得新的感受和判断。



(日本婚礼习俗)

这次出版的四本新书,我认为就能满足喜欢日本,喜欢到日本旅行的读者需要。可以先从文字上认识日本,再结合自己对日本的感觉,看看书中所写是否如你所感。这是从感性到理性的取舍和选择。而对于并不喜欢日本的读者,通过阅读这几本书,或许会改变你的看法。这四本书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几位可以接着谈一谈。

李长声:刚刚建强谈到这四本书,这四本书有一本是九州出版社出版的《你不知道的日本》,作者是万景路;另外三本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有万景路(《扶桑闲话》),还有两位没有到现场,是张石(《川端康成与中国易学》)和唐辛子(《日本式中毒》)。我和这几位是文友,也是酒友,所以我们很可能有互相吹捧之嫌。那么(为了避嫌),我们让“亦男子”亦夫来说一说。

亦 夫：大家好，我是亦夫。我觉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这三本书（《川端康成与中国易学》《扶桑闲话》《日本式中毒》）非常有眼光。原因在于对作者的选择。张石是一个学者型的作者（李长声：这是开始吹起来了？）不不不，不是吹，张石是《中文导报》的副主编，他的作品内容特别厚重、深刻，这是一点。第二位作者万景路，他的取材特别广博，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第三位唐辛子，她的文章角度和切入点特别巧妙，观点常常跟别人不太一样（李长声：唐辛子是位女作家）。

总体而言，这三本书都是各有特点，可以说从点到面，从宏观到微观，都有所涉及。九州出版社出的这本万景路的《你不知道的日本》，内容涉及日本的方方面面，比如日本的食物、民俗等等。

万景路：我插一句啊，感谢亦夫老师把我吹得晕乎乎的。（笑）

我们有时候对日本产生误解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汉字



李长声：我们几位都在国内出过书，建强、亦夫、我，都出过，但都没有像景路这样一下子推出两本，令我们羡慕不已……这几本都是写日本，侧重于文化和生活。建强写书时多些理论和历史，我们的写作则比较贴近生活，写生活感受。亦夫写的是地地道道的小说，也写一些关于日本的散文。总之，都是与文化有关，那么日本和中国文化有什么关系？日本在哪些方面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国人到日本后指指点点，说这是中国的、那是中国的，恨不得把日本都背回中国去。咱们几位具体从生活感受来谈谈这个问题。

万景路：我们之前谈过“豆豉”的事，那就说说这个。（李长声：日本叫纳豆）当初豆豉是由遣唐使（和尚）带回日本的，带回日本后也没叫纳豆，还是叫豆豉。然后把它放到日本的庙里，叫“纳所”，于是取“纳所”的“纳”字，与“豆豉”的“豆”字合在一起，就叫做“纳豆”。其实一开始是叫“唐纳豆”的，因为是唐朝时引入的，当然也有别的说法，但“唐纳豆”这种说法还是占主流的。这是一例。

李长声：对，确实。纳豆外国人是很难接受的，欧美人说它有一种臭皮鞋味儿，根本不爱吃。日本呢，关东和关西也不一样，关东人吃纳豆比较普遍，关西好像是这些年宣传有益于健康才吃起来了。

亦 夫：在我印象中，我第一次到日本的时候，感觉什么都是从中国过去的，感觉这根本就不是国外，尤其是无处不在的汉字，这是影响最大的。（李长声：一下子就藐视它了）对。

姜建强：确实，在日本最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我认为就是汉字。我举个例子，在日本把汉字玩到极致的就是“出口”二个字。在地铁的出口处，日本人写上“出口”二字，它是日语的汉字，是给日本人看的。考虑到大陆客的到来，再写上简体的“出口”二字。为了关照港澳台标识繁体字的游客，又写了一遍“出口”二字。恰恰这二个字简繁体都一样，于是就变成了三行“出口”的汉字。也就是说在日本的地铁出口处，“出口”二字有三行。



李长声：日本人使用汉字的地方很多，我们到日本会有有一种亲切感，但是其实很多意思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对日本产生误解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汉字。因为它很多用法跟我们不一样，有些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意思。比如“完璧归赵”的完璧，我们跟日本人说话，他们经常说“完璧”，感觉很优雅、很古

典,但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普通的词,跟“完败”“完胜”一样。又比如说“晚酌”,就是在家吃晚饭时喝一杯的意思,丝毫没有文雅的意思。我们听到“晚酌”,哎哟,像吟诗一样。所以说这些造成我们对日本的误解。

亦 夫:你说得很对,不过我觉得其实是日本保留了某些汉字的古意,比如“晚酌”在我们的古书中就是富有意境的词汇,他们沿用了这些词汇,形成现在的口头语,洗去了这类词汇的优雅。

万景路:我有一个亲身经历呵。刚到日本时打工,不小心把同事碰了,但是不会用日语讲,然后日本人给我写汉字,三个字“大丈夫”。我看这三个字,啥意思,搞不懂。后来晚上回到家里查字典,才知道是“不要紧”。(李长声:你以为人家夸你呢!)

用汉字越多显得越有水平、越有文采

李长声:其实很多词语发生了变化,同是汉字,但中文和日文含义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常常对日文中的汉字“望文生义”。另一方面,虽然日本人使用汉字,但是一代不如一代,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往往写不了多少汉字。因为不像我们中国,拼音通常是不使用的,日本的假名其实就相当于拼音,是随时使用的,所以年轻人的汉字能力越来越弱。过去的小说家,文字水平要看汉字用得不多,用汉字越多显得越有水

平、越有文采。在日常应用文写作中，对汉字使用的数量是有限制的，但是文学作品不限制。现如今，文学作品中汉字的数量也越来越少，外来语越来越多，特别写美食的，一连串的外来语，闹不清他吃了些什么。



亦 夫：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日本的小学教育，很多传统的东西它是传承下来了，小学生都需要用毛笔、宣纸写字。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写的字不好看，日本小孩书写的感觉特别好，比国内要好很多。跟书法教育还是有关的。

李长声：中国人以草书为美，写出来大家都不认识。但日本人一般不会，他会工工整整地写。

姜建强：日本人写的字都基本差不多。难以辨认这是谁的笔迹那是谁的笔迹。为什么呢？因为日本

人所遵循的握笔方法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写出来的字，也几乎都一样。都追求工整，看上去很舒服。

李长声：好，我们从书谈到日本文化与中国的关系，谈到这四本书都是在讲日本文化。

万景路：我想再申请讲一下，刚才我们讲到日本人使用汉字的事情，说年轻人使用汉字用得不多。我接触到中国的一些新新人类去日本，觉得也蛮有意思的，这也应该算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把汉字中一些带贬义的一些表达和日语结合在一起，比如他们跟日本人说“滚犊子ください”（笑），ください就是请的意思，日本人一听要请他干什么，还挺愿意听，但实际上是让你滚。

李长声：景路是东北人，滚犊子大家听不懂吧。

万景路：那有一个词应该能听懂，“去死”应该哪都有用吧。我们的90后去日本后，平常用这种“中日混合语”，比如“去死お願い”。（笑）就是“拜托你去死”的意思了。

李长声：写日本这事，从古至今，很多人有这种看法，认为日本了解中国、中国不了解日本。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日本还没有文字的时候，陈寿写的《三国志》里就写到了日本的历史，两千多字，这是关于日本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此后，我国历代的文献对日本都有记载。但真正写日本，最热闹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强在日本办了一份报纸，是报社老板，又经营又写作，对这方面比较了解。请你讲一讲中国人写日本的阶段，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中国人写

日本有什么特点。

推荐阅读:《你不知道的日本》

万景路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作者以自己在日本近三十年或目睹或直接感受到的日本人的生活细节、行为方式和内心思想等为基,通过百篇文字向读者系统地介绍了普通日本人的细腻的生活特色,另类的历史宗教和有趣的风俗轶事、饮食文化等,以期透过这些文字能够让读者看到一个直观、真实的日本,并进而能了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道德观以及行为准则,从而加深对日本人以及这个国家的认识。

“讀·享·團”简介：



“读·享·团”是九州出版社主办的官方读书会，以好书分享为主旨，邀请学者、名家进行读书沙龙讲座为主要活动形式，介绍好书，交流思想，倡导独立思考，不定期举办。我们会将最新活动通知，活动现场文字、图片、视频资料通过邮件的形式与会员分享，并会有不定期赠书活动。享受阅读、分享智慧，扫描二维码，一起加入九州读书会吧！



梁漱溟：如何成为今天的我

◎ 梁漱溟/文

我无意中走上的路是怎么样一条路呢？就是我不知为何特别好用心思，我不知为什么便爱留心问题……



我 无意中走上的路是怎么样一条路呢？就是
我不知为何特别好用心思，我不知为什么
便爱留心问题，——问题不知如何走上我
心来，请它出去，它亦不出去。大约从我十四岁就好用
心思，到现在二十多年这期间内，总有问题占据在我的
心里。

虽问题有转变而前后非一，但半生中一时期都有
一个问题没有摆脱，由此问题移入彼问题，由前一时期
进到后一时期。从起初到今天，常常在研究解决问题，
而解决不完，心思之用亦欲罢不能，只好由它如此。这
就是我二十余年来所走的一条路。

如果大家要问为什么好用心思？为什么会有问
题？这是我很容易感觉到事理之矛盾，很容易感觉到
没有道理，或有两个以上的道理。当我觉出有两个道
理的时候，我即失了主见，便不知要哪样才好。眼前著
有了两个道理或更多的道理，心中便没了道理，很是不
安，却又丢不开，如是就占住了脑海。

我自己回想当初为什么好用心思，大概就是由于我易有这样感觉吧。如果大家想做哲学家，似乎便应该有这种感觉才得有希望。更放宽范围说，或者许多学问都需要以这个为起点呢。



(1918年7月，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合影。前排教师左起：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二排左四为冯友兰)

以下分八层来说明我走的一条路：

1 . 因为肯用心思所以有主见

对一个问题肯用心思，便对这问题自然有了主见，亦即是在自家有判别。

记得有名的哲学家詹姆士(James)仿佛曾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哲学上的外行，总不是极端派。”这是说胸无主见的人无论对于什么议论都点头，人家这样说他承认不错，人家那样说他亦相信有理。因他脑里原

是许多杂乱矛盾未经整理的东西。两边的话冲突不相容亦模糊不觉，凡其人于哲学是外行的，一定如此。

哲学家一定是极端的！什么是哲学的道理？就是偏见！有所见便想把这所见贯通于一切，而使成普遍的道理。因执于其所见而极端地排斥旁人的意见，不承认有二或二以上的道理。美其名曰主见亦可，斥之曰偏见亦可。实在岂但哲学家如此！

何谓学问？有主见就是学问！遇一个问题到眼前来而茫然的便是没有学问！学问不学问，却不在读书之多少。

哲学系的同学，生在今日，可以说是不幸。因为前头的东洋西洋上古近代的哲学家太多了，那些读不完的书，研寻不了的道理，很沉重地积压在我们头背上，不敢有丝毫的大胆量，不敢稍有主见。但如果这样，终究是没有办法的。大家还要有主见才行。那么就劝大家不要为前头的哲学家吓住，不要怕主见之不对而致不要主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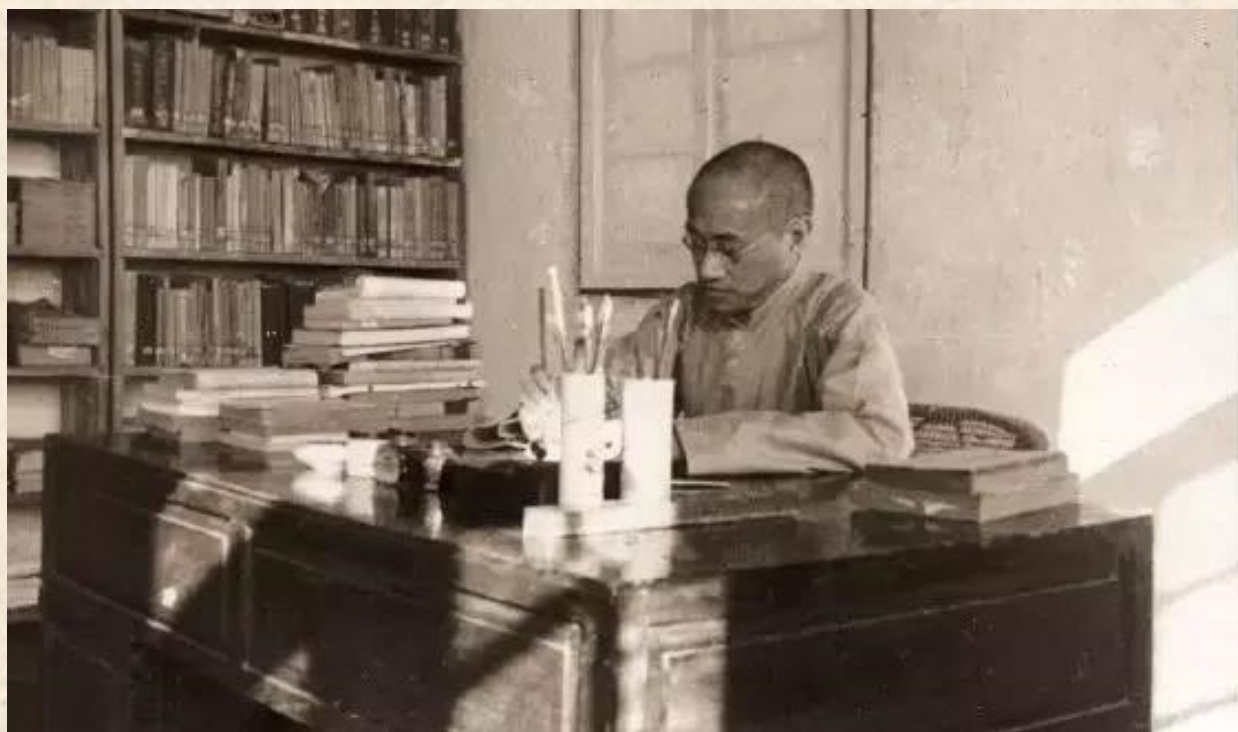
我们的主见也许是很浅薄，浅薄亦好，要知虽浅薄也还是我的。许多哲学家的哲学也很浅，就因为浅便行了。詹姆士的哲学很浅，浅所以就行了！胡适之先生的更浅，亦很行。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纵然不高深，却是心得，而亲切有味。所以说出来便能够动人，能动人就行了！他就能成他一派。大家不行，就是因为大家连浅薄的都没有。

2 . 有主见乃感觉出旁人意见与我两样

要自己有了主见,才得有自己;有自己,才得有旁人——才得发觉得前后左右都有种种与我意见不同的人。这个时候,你才感觉到种种冲突,种种矛盾,种种没有道理,又种种都是道理。于是就不得不有第二步的用心思。

学问是什么?学问就是学着认识问题。没有学问的人并非肚里没有道理,脑里没有理论,而是心里没有问题。要知必先看见问题,其次乃是求解答;问题且无,解决问题更何能说到。然而非能解决问题,不算有学问。

我为现在哲学系同学诸君所最发愁的,便是将古今中外的哲学都学了,道理有了一大堆,问题却没有一个,简直成了莫可奈何的绝物。要求救治之方,只有自己先有主见,感觉出旁人意见与我两样,而触处皆是问题;憬然于道理之难言,既不甘随便跟着人家说,尤不敢轻易自信;求学问的生机才有了。



(1948年,梁漱溟在重庆北碚撰写《中国文化要义》时留影)

3 . 此后看书听话乃能得益

大约自此以后乃可算会读书了。前人的主张，今人的言论，皆不致轻易放过，稍有与自己不同处，便知注意。而凡于其自己所见愈亲切者，于旁人意见所在愈隔膜。不同，非求解决归一不可；隔膜，非求了解他不可。于是古人今人所曾用过的心思，我乃能发现而得到，以融取而收归于自己。

所以最初的一点主见便是以后大学问的萌芽。从这点萌芽才可以吸收滋养料，而亦随在都有滋养料可得。有此萌芽向上才可以生枝发叶，向下才可以入土生根。待得上边枝叶扶疏，下边根深蒂固，学问便成了。

总之，必如此才会用心，会用心才会读书；不然读书也没中用处。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看人会读书不会读书的方法：会读书的人说话时，他要说他自己的话，不堆砌名词，亦无事旁征博引；反之，一篇文里引书越多的一定越不会读书。

4 . 学然后知不足

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真是不错。只怕你不用心，用心之后就自知虚心了。自己当初一点见解之浮浅不足以解决问题，到此时才知道了。问题之不可轻谈，前人所看之高过我，天地间事理为我未及知者之尽多，乃打下了一向的粗心浮气。所以学问之进，不独见解有进境，逐有修正，逐有锻炼，而心思头脑亦锻

炼得精密了，心气态度亦锻炼得谦虚了。而每度头脑态度之锻炼又皆还而于其见解之长进有至大关系。

换言之，心虚思密实是求学的必要条件。学哲学最不好的毛病是说自家都懂。问你，柏拉图懂吗？懂。佛家懂吗？懂。儒家懂吗？懂。老子、阳明也懂；康德、罗素、柏格森……全懂得。说起来都像自家熟人一般。一按其实，则他还是他未经锻炼的思想见地；虽读书，未曾受益。凡前人心思曲折，经验积累，所以遗我后人者乃一无所承领，而贫薄如初。

遇着问题，打起仗来，于前人轻致反对者固属隔膜可笑，而自谓宗主前人者亦初无所窥。此我们于那年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所以有大家太不爱读书，太不会读书之叹也。而病源都在不虚心，自以为没什么不懂得的。

殊不知，你若当真懂得柏拉图，你就等于柏拉图。若自柏拉图、佛、孔以迄罗素、柏格森数理生物之学都懂而兼通了，那么，一定更要高过一切古今中外的大哲了！所以我劝同学诸君，对于前人之学总要存一我不懂之意。人问柏拉图你懂吗？不懂。柏格森懂吗？不懂。阳明懂吗？不懂。这样就好了。从自己觉得不懂，就可以除去一切浮见，完全虚心先求了解他。这样，书一定被你读到了。



(梁漱溟全家旧照)

5 . 由浅入深便能以简御繁

归纳起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点，就是常常要有主见，常常看出问题，常常虚心求解决。这样一步一步的牵涉越多，范围越广，辨察愈密，追究愈深。这时候零碎的知识，段片的见解都没有了；在心里全是一贯的系统，整个的组织。如此，就可以算成功了。到了这时候，才能以简御繁，才可以学问多而不觉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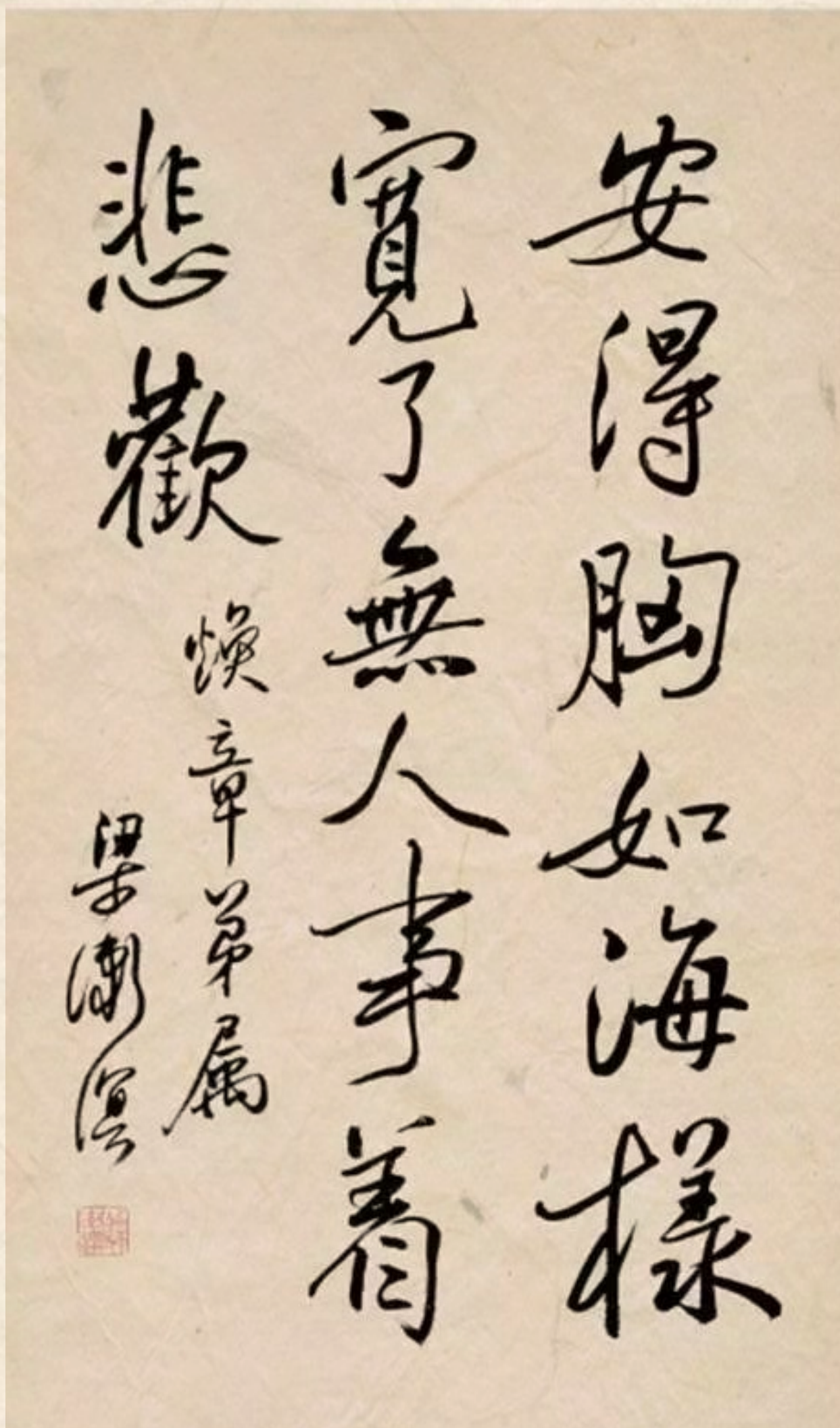
凡有系统的思想，在心里都很简单，仿佛只有一两句话。凡是大哲学家皆没有许多话说，总不过一两句。很复杂很沉重的宇宙，在他手心里是异常轻松的——所谓举重若轻。学问家如说肩背上负着多沉重的学问，那是不对的；如说当初觉得有什么，现在才晓得原来没有什么，那就对了。其实，直仿佛没话可讲。

对于道理越看得明透越觉得无甚话可说，还是一点不说的好。心里明白，口里讲不出来。反过来说，学问浅的人说话愈多，思想不清楚的人名词越多。把一个没有学问的人看见真要被他吓坏！其实道理明透了，名词便可用，可不用，或随意拾用。

6 . 是真学问使有受用

有受用没受用仍就在能不能解决问题。这时对于一切异说杂见都没有摇惑，而身心通泰，怡然有以自得。如果外面或里面还有摆着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学问必是没到家。所以没有问题，因为他学问已经通了。因其有得于己，故学问可以完全归自己运用。

假学问的人，学问在他的手里完全不会用。比方学武术的十八般武艺都学会了，表演起来五花八门很像个样。等到打仗对敌，叫他抡刀上阵，却拿出来的不是那个，而是一些幼稚的拙笨的，甚至本能的反射运动，或应付不了，跑回来搬请老师。这种情形在学术界里，多可看见。可惜一套武艺都白学了。



(梁漱溟书法)

7. 旁人得失长短二望而知

这时候学问过程里面的甘苦都尝过了,再看旁人

的见解主张，其中得失长短都能够看出来。这个浅薄，那个到家，这个是什么分数，那个是什么程度，都知道得很清楚；因为自己从前皆曾翻过身来，一切的深浅精粗的层次都经过。

8 . 自己说出话来精巧透辟

每一句话都非常的晶亮透辟，因为这时心里没有一点不透的了。此思精理熟之象也。

现在把上面的话结束起来。如果大家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功夫，虽天分较低的人，也不至于全无结果。盖学至于高明之域，诚不能不赖有高明之资。然但得心思剴切事理，而循此以求，不急不懈，持之以恒者，则祛俗解蔽，未尝不可积渐以进。而所谓高明正无奥义可言，亦不过俗祛蔽解之真到家者耳。此理，前人早开掘出以遗我，第苦后人不能领取。诚循此路，必能取益；能取益古人则亦庶几矣。

至于我个人，于学问实说不上。上述八层，前四层诚然是我用功的路径；后四层，往最好里说，亦不过庶几望见之耳——只是望见，非能实有诸己。少时妄想做事立功而菲薄学问；二三十岁稍有深思，亦殊草率；近年问题益转入实际的具体的国家社会问题上来。心思之用又别有在，若不如是不得心安者。后此不知如何，终恐草草负此生耳。

末了，我要向诸位郑重声明的：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

——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的讲演(节选)

推荐阅读:《生命的奋进——大师的青少年时代》

梁漱溟、熊十力等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所辑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五位国学大师的文章，自述其青少年时代怀乡忆亲、读书做人的经验，行文浅易清晰，内容亲切感人。

五位大师出身贫寒，目睹近代中国的激荡与变迁，自觉奋发向上，探索学问，一路走来，成就了非凡的学问和人格，留名于中国文化史。回望大师们的人生轨迹，其青少年时代意志之坚强，读书之勤勉，心怀之宽广，求真之热诚，仍可激励和启发当今青年一代。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历史的在场与弹性

◎ 曾纪鑫/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从小的
心愿、志趣与理想。三十多年来，
所接触、阅读、研究的历史人物及
走过的地方多矣，但能够出现在我
笔下的，毕竟少之又少……

历

史已成过去，它就在那儿“呆着”。正如仓央嘉措《见与不见》所言：你见，或者不见我 / 我就在那里 / 不悲不喜……”（一说作者为扎西拉姆·多多）只有后人介入其中，“死”去的历史才会“复活”。这种介入，即所谓“历史的在场”。于是，逝去的历史，由静止而运动，由客观而主观，由零度而深度……就这样以一种无可比拟的鲜活与生动，呈现在我们眼前，变得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与感情色彩——经验或教训，美好或丑陋，亲切或厌恶……



当然，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介入所呈现的弹性，虽然可伸可缩、可厚可薄、可宽可窄、可大可小、可多可少，但毕竟具有一定的限度，它所呈现的“空筐”并非无所不能、无所不装。能装哪些内容，可纳多少容量，完全受制于历史所提供的信息及其特性。当然，也与介入者活动的广度与深度密切相连，但决定因素仍在历史本身的“硬性”。

收入本书的十一篇文化历史散文，涉及十一位古

代、近代、现代历史人物，虽创作于不同时期，但都是阅读与行走的收获，一种个体生命以其独特方式介入历史的产物。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从小的心愿、志趣与理想。三十多年来，所接触、阅读、研究的历史人物及走过的地方多矣，但能够出现在我笔下的，毕竟少之又少。这种选择取舍，既有机缘，也与个人性格、爱好、学识相关，更多的则取决于“在场”时刻对历史人物的内心触动与感受。记得《小说林》杂志刊登《边塞秋风》与《高原壮歌》之时，主编何凯旋兄曾两次嘱我写下创作感言，并配个人照片在封三发表，其中的一则如是写道：

去了一趟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觉得昭君和亲达致匈、汉之间的和解与和平，于国家、民族而言，功莫大焉；但对当事人来说，无疑是一场悲剧。由一柔弱女子承担仅凭军事、战争而无法达到的目的与效果，其艰难与悲苦可想而知。若从现代人的思维与视角，对昭君和亲这一史实的发展演变还其本来面目，对其个人性格、心理、命运，对相关遗迹的历史积淀等进行一番个性化的探究与描述，必能拓出一片新的创作天地。有感于此，遂成《边塞秋风》。



[昭君墓（青冢）]

《边塞秋风》是这样，其他篇章也是如此。比如创作《高原壮歌》，自然得益于西藏之行，对那片离蓝天最近的、人类最后一块净土感慨多多，而触动最深的，还是文成公主。在山南藏王墓区松赞干布陵墓，墓顶有座古庙，里面供奉着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塑像。文成公主前往吐蕃和亲，十年后夫君松赞干布离她而去，此后又在西藏生活了三十年。其实，文成公主有三次归返长安的机会，为了唐蕃之间的和平大业，她都主动放弃了，逝后与松赞干布葬于一处，与藏地的大山融为一体。作为一名弱女子，这该需要多强的意志与决心，多大的勇气与担当呵！其所作所为，不正是一曲在天地间回荡了千百年之久的高原壮歌吗？王昭君与文成公主，是我笔下众多历史人物中少有的两位女性，典型的巾帼英雄！



(藏王墓碑)

这些令我产生创作欲望的人物，都是当时的英杰，他们在某一领域、某些方面的成就，往往就是一座高峰。比如诸葛亮的“智绝”，在国人眼中，他简直就是智慧的化身，令人仰止；朱熹学说的“集大成”恢宏规模，朱子理学的博大精深、理性思辨，在古代中国无人匹及；陆羽创作的世界第一部茶书——《茶经》，涉及茶艺、茶道、茶事等方面，搭建了茶文化的基本构架，勾勒了茶文化的总体轮廓，标志着中国茶文化体系的正式形成；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一经问世，便成为中医学的一座“珠穆朗玛峰”；郑和七下西洋，无论是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还是航程之远、所达地方之多，在当时都堪称世界之最；而林则徐在千百年来的“天下观”及清代闭关锁国的背景下，通过禁烟运动，对西方世界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与了解，被后世史家称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而，通过阅读与走读，我发现，正是这些人物身上，因时代、环境、文化、制度、心理、认识等方面的限制，皆有着一种无法挣脱的“宿命”。

诸葛亮的“隆中情结”，决定了他的人生格局与成就大小；朱熹的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其他诸子学说，道路只能是越走越窄；郑和下西洋无论航行多远，只能是明王朝威恩并重、扬威海外的虚荣性满足，永远也进入不了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全球一体化时代；林则徐看到的西方不仅有限，而且有误，那种以“天朝”的盲目自信应对“英夷”的轻蔑不屑，以及实用主义的短视倾向，使得后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学习大打折扣，难以深入形成体系；李自成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代表，占领北京后无法转型，惨遭失败，中国古代的“半截子英雄”现象，在他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历史人物的作用与意义，不得受制于这些无法克服的局限。对此，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历史人物本身所具有的有限“张力”。



（虎门林则徐纪念馆内塑像）

尽管如此，我在这些所描写的历史人物身上，明显地感到了一种挣脱局限与束缚的努力。历史之河浩浩汤汤，个体生命浸入其中，渺小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然而，“人”字一撇一捺的相互支撑，构建了人的站立、不倒与伟大。引用一段雨果广为人知的名言：比陆地更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可见人的胸怀、自由的心灵可以超越一切，这便是一种独特的至高无上的人格魅力。

自古“成者王侯败者寇”，但是民间的口碑，千百年来潜在价值观，并不以成败得失衡量某一历史人物，他们看重的，是人格、品性与风范。也正是这一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史观，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经风雨、颠蹶、挫折之后仍永葆活力，长盛不衰。

若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瞿秋白无疑是一位失败者，被敌方抓获、关押、杀害。然而，他却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与豪杰，只要他愿意，一个“降”字，就能苟活于世，就能获得新的荣华富贵，可他选择了死亡，含笑而逝。死既死矣，不惜误解与责难，还要留下一部袒露心灵，展示真实灵魂的思想自述《多余的话》。



(瞿秋白)

人生在世，每时每刻，都处在一定的难以避免的抉择之中，小至吃喝拉撒，大至道德信仰。不同人物的选择，其意义与影响大不相同。小人物的选择微不足道，大人物的抉择举足轻重，影响乃至改变历史。萨镇冰的地位并非显赫，名气也不是很大，但其一生，不得不面临多次重大抉择。这种抉择对历史的影响不是那么明显，却有着一定的“示范”意义。他的选择在非此即彼的传统社会显得有点“另类”，那就是非敌非友，走第三条道路——放弃或逃避。这种选择，既非胆小怕事，也非患得患失，更不是明哲保身，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责任与担当。历史过于恢宏，萨镇冰所能

做的，就是听凭正义与良心的召唤，不惜舍弃既得的权力与利益，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的一种抉择与境界，令人敬佩不已。



(萨镇冰)

其实，历史进程中的“当事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些“盲人”，对周边的情形、局势的发展、未来的走向并非清晰明了，哪怕那些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人也不例外。唯有经过一定时段或一番积淀，后人打量观望，于当时难以超拔的历史情境，难以洞悉的历史谜团，难以把握的历史节点，才会豁然开朗。

对所选取的历史人物，我一般不会轻易动笔，也不会信口开河人云亦云，须寻求阅读与之相关的所有找得到的文字图片资料；对其故居、墓葬、纪念馆等，还得置身现场，考究原貌，还原真相；哪怕推理与想象，也得合乎情理，遵循一定的历史逻辑与规则；对其叙写，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有所侧重地就其人

生的某一重要部分或我感兴趣的方面展开笔墨。

不停地阅读行走，不断地思索探寻，使得我常有一种“在路上”的感

觉。这种切入历史的状态以及“在场性”的描述，不得不打上一定的时代烙印与个人色彩。这种“硬性”与“弹性”相互映衬的创作宿命，也决定了一个作者的价值取向与作品质量。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2015年12月26日改定

推荐阅读：《历史的张力：重寻11位英雄之路》

曾纪鑫著

九州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叙写、读解的十一位历史人物，有被后世誉为“智绝”的诸葛亮，创作世界第一部茶书的陆羽，“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的朱熹，七下西洋的郑和，编撰《本草纲目》的李时珍，“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面临时代巨变作出“另类抉择”的萨镇冰，不惜生命高风亮节的瞿秋白，还有“半截子英雄”李自成以及作者笔下少有的女性人物——肩负和亲使命的王昭君、文成公主。他们都是当时的英杰，其成就往往就是一座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山峰。

作者除大量阅读、考证外，还前往这些历史人物的故居、墓葬、纪念馆以及相关遗址，考究故迹，还原事实，揭示真相，感悟历史，以点带面，探寻价值，阐释意义……这种“历史的在场性”写作，使得作者笔下的人物，极富弹性与张力。



天地间有高山大水

◎钱 穆/文

我试讲中国的“艺术”。艺术在“心”“物”之间。由心透到物，而后有艺术之发现。譬如音乐，弹琴吹笛，都要物质。即如唱，也要用嗓子……

我 试讲中国的“艺术”。艺术在“心”“物”之间。由心透到物，而后有艺术之发现。譬如音乐，弹琴吹笛，都要物质。即如唱，也要用嗓子，嗓子是人身一机器，也是物质。然而唱出声音中有心，要由心发出的声才能感动人。

就听音乐的人来说，受感动的是我的心，并不是我的耳朵。乐声跑进了我的心，不仅是跑进了我的耳朵，才能使我摆脱物质世界的一切，而得到一个艺术境界，使心安乐。中国文化传统里面艺术境界之超卓，也是了不得。



中国人生活上的最长处，在能运用一切艺术到日常生活中来，使“生活艺术化”，便也是一种心生活。纵使吃饭喝茶，最普通最平常的日常人生，中国人也懂讲究。

所谓讲究，不是在求吃得好、喝得好，不是在求饭好、菜好、茶好、酒好，而更要是在一饮一食中有一个“礼”。中国古人讲的礼，其中寓有极深的艺术情味，惜乎后来人不能在此方面作更深的研求与发挥。即在饮膳所用的器皿上，如古铜、古陶、古

瓷，其式样、其色泽、其花纹雕镂、其铭刻款识、其品质、乃至其他一切，皆是一种极深的艺术表现。

每一件艺术即是一人生。须能欣赏艺术，才能创造艺术。“艺术”与“人生”紧贴在一起。艺术非经欣赏不再现。

如梅兰芳唱《霸王别姬》，你也来唱《霸王别姬》，你须先能欣赏梅兰芳，把你自己生命先放进，然后再能唱。再唱得最像，仍与初唱者不同，因其各有个性。艺术世界是偏“心”的，在自然之“心灵化”。心灵跑进自然，两者融合为一，始成艺术。



(1940年代，梅兰芳戏装照)

天地间有高山大水，这是天地间一大艺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人的德性和自然融合，成为一艺术心灵与艺术人生。中国文化精神便要把外面大“自然”和人的内心“德

性”天人合一而艺术化，把自己生活投进在艺术世界中，使我们的人生成为一艺术的人生，则其心既安且乐，亦仁亦寿。

又如中国人的亭园布置，只在家里庭院的一角落，辟出了一个小天地，一花一草，一亭一阁，莫非艺术境界。甚至亭阁中所陈设一桌一椅、一杯一碟、一花瓶、一竹帘，种种皆见艺术心灵。又如造一桥，修一路，皆经艺术设计。画一幅山水花鸟挂在房间，只是一株垂柳、一双飞燕、一个牛亭、一只渔船，也便如这个艺术世界就在身旁。

中国的画境，有自然必有生命，有生命必有自然。如杨柳燕子、如野村渔艇、如芦雁、如塘鸭，要以自然为境，生命为主。此生命则安放在艺术境界中，而自得其乐。这即是中国文化精神与文化理想在艺术中之透露。

本文选摘自《中华文化十二讲》(新校本)

钱穆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钱穆先生一生崇敬国家民族之传统文化，几同宗教信仰。先生以为中国文化其特殊之成就，有其特殊之意义与价值，纵使一时受人轻蔑鄙视，但就人类生命全体之前途言，中国文化宜有其再现光辉与发扬之一日。读此书庶可见中国文化影响之悠久伟大，实有超乎一般想象之上者。



北平之夏

◎陈鸿年/文

先说在北平住家，每个家庭之间，差不多一过五月节，家家儿都把窗户纸撕去了。虽然为的是通风取凉，可也不是叫它大敞四开的。因为彼时铁的纱窗尚不普遍……



先说在北平住家，每个家庭之间，差不多一过五月节，家家儿都把窗户纸撕去了。虽然为的是通风取凉，可也不是叫它大敞四开的。因为彼时铁的纱窗尚不普遍，大家都是把窗户纸撕去，而糊上冷布。

假若“冷布”您不十分明白，它是和今日的铁纱窗样子颜色都一般无二，只是它是纱线做的罢了！冷布的作用，也是在挡蚊子，挡苍蝇，通风去暑。

可是窗子上净糊冷布不成，因为虽然要叫屋里通风凉快，又得提防着夜间受了夜寒，到了秋境天闹病。所以又在冷布之上，再糊个卷窗，白天把它卷上去，晚上睡时把它放下来，非常的便捷。

这时手中的扇子，也都露面儿了，最普通的，是价廉物美的大芭蕉叶的扇子，既实惠，又扇风，差不多是人手一把。其他的如小蒲扇，还有比大芭蕉叶扇子细致的细芭蕉叶小而轻便，可就不是干粗活儿人用的了。



至于大姑娘小媳妇手里所用的罗扇，以及夏天的各种折扇，过些天我打算单写一次。关于扇子的种类，敝友崔荫祖先生，现在此地。昔在故乡，自名其书房为“百扇斋”，他有一百多把不同种类的扇子，出门时每天换一把使用或欣赏，天天不同，也确是一种乐子。

以上说的是一般住家户儿，若到了中上人家，北平的天棚最普遍，不但大小文武机关，大的到市政府，小的如派出所，每年的天棚费，都列为正式预算，作正常开销。而差不多的买卖地儿、住家户，五月中旬以后，无大有小，都可着院子把天棚搭起来了。



天棚就是夏天纳凉的凉棚，每个棚铺，都做这种生意。一到了天棚季儿，要是打算搭个天棚，便可找他洽商；按照你的院子大小，一季是多少钱，一切东西，都是他的。大概是五月间搭起，七月十五或是七月底，便拆走了。

北平的气候，非常的准确，一到立秋，马上便是秋风儿凉，早晚儿，不多穿件小褂儿，它就显着凉了。白天再穿蝉翼绸料的衣裳，风儿吹得一飘一飘的，就看着难看了，所以一过七月十五，天棚便存在不住了。

假若不愿意出去，中午以后，在天棚底下，架上铺板，铺上凉席儿，或是在躺椅上，睡个午觉，醒来时，找人下上一盘棋。夏天卖“冰核儿”的很多，买块冰，冰柜一放，青瓜梨枣的水果，冰上一些，随便吃个闲嘴儿，享受徐来之清风，确是一乐。

尤其是到了晚饭，不用什么好菜好饭，就熬一大锅绿豆水饭，凉凉的，在“炙炉儿”上，烙几张饼，一大盘拍黄瓜，再来一盘水疙瘩咸菜，在天棚底下一吃，觉得比

赴什么宴会，比什么珍馐美味，吃着都香！

可是我总说：家里的天棚，是给家里孩子妇女们搭的，您说一个大男人，谁能净蹲在家里？就是家里有天棚，他也是向外发展。夏境天，外面消暑的地方，可多了！

第一我愿去什刹海：坐上四路电车，北海的后门下车，一路向北走去，所有的茶棚，林立两边。选个好茶座一坐，一壶好小叶儿茶，一盒大前门香烟，两盘黑白瓜子儿，脱去长衫，往躺椅一躺，卖报的马上过来了！

这里卖报的不用您花钱买来看，可也不是奉送白看，他手里本埠外埠，什么报纸都有，您可以随便挑几份，留下来看。等您几时看足看够了，再还给他，随便给几个钱，便行了。



这时茶座之上，清风吹来，脚底下流水潺潺，眼看碧莲无际，岸柳摇曳生姿。这里并有将采来的鲜莲蓬、鸡头米、鲜核桃，旁边还有不少卖八宝莲子粥的，

来此消夏，真太好了。

有些年，我爱来先农坛。坛里边，有茶座，这里的茶座，只是一个夏季儿买卖，而且赶上连阴天，一下雨，这里的买卖便“挂队”了。

因为它都没有搭棚，完全在几个人抱不过来的大松柏树底下，摆桌子藤椅，虽然上面没有棚，您放心，夏天的骄阳，都叫遮天盖日的浓荫，遮严了，就是偶尔晒一点，您叫茶房把桌椅稍稍一挪，又躲开了。

到先农坛喝茶，只贪图一样儿，太静了！因为地方大，有些游人也显不出来，这时茶座的顶上，只有蝉声、鸟声、风声、松涛声。假若暑假投考学校的学子，有这么个地儿读书，准备考试，可比此间榻榻米的房子强多了。现在的学生，多受多少洋罪！



谈北平夏境天的去处，不能少了中山公园，也少不了六角亭畔的“来今雨轩”；更不能忘了园里的长廊，后湖的泛舟，面对紫禁城的茶座，社稷坛的五色土；也不忘燕翅形一座玻璃做的暖房，内有兰花、昙花、香橼、佛

手,各种名贵花木。

尤其是“来今雨轩”,这是文人墨客集会之所,冬夏俱存的茶座,它的天棚,可不是芦席搭的,而是铁的罩棚,另外它有房子,冬天一样的做生意。走进中山公园,单说这条松柏夹道的大路,抬头望去,枝叶茂密,绿荫满地,在心理上,已不啻冷气开放了!

讲究夏天的纳凉,当然不能丢掉昔为禁地,后来辟为公园的北海公园。午间到了北海得先去漪澜堂找个茶座儿占住,不然的话,这个生意的地点,依山傍水,是生意最好的茶座,如果赶上星期例假,天到两三点钟,便已座无虚席了。就是普普通通的三伏天,它的茶客主顾,也常是满满的。

逛北海,别忘了登小白塔,这是北平市较高的所在。到小白塔的高层,真是眼界一亮,四周风景,以及城市以外的景物,俱奔来眼底。



往南看，由近而远，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故宫就在眼前。天气晴朗的日子，琉璃瓦上的光，特别耀眼，肃穆森森的气象，除掉这儿，旁处算是看不到了！

往正南方看，午门、天安门、正阳门、永定门，这一条前门大街，您看有多直，有多整齐，正如一座美丽的模型。再往后看，正北方，景山最高峰的万春亭，后门大街，而止于鼓楼，这是一条笔直的，好像北平市的中轴线，比刀儿裁的都直。

北平消夏的地方，当然还有中南海、太庙、天坛；南半城还有个陶然亭；齐化门外头的菱角筑。也许是因为笔者住在东城的大圈圈以里，小圈圈以外，每逢夏季，我非常爱去东便门外面的“二闸”野茶馆，去消磨一天。

“二闸”这个地方，在从前年头儿好过的时候，年年要“走会”，所有民间艺术，大部出现，会期虽只有两天，可是前后要热闹个把月。平常它却是很冷僻的一个地方。

二闸的茶馆，是野茶馆，喝茶的人，看的是野景儿，因为住在都市的人，谁看过稻田地啊！一旦出得城来，车马的喧哗，没有了；煤烟的浊气，无踪了；熙来攘往的拥挤情形，不见了。所见的是万里长空，浮云片片。四野碧绿，一望无边。听的是啾啾鸟鸣，看的是野花遍地，一时好像叫人心心里痛快不少！



尤其每年去二闸，要经过三四里的水路航程，出了东便门，有条河，这是从前由通州运北平粮食的运河。邀上二三知己，雇条小船，大概要走个把钟头。

坐在船上，上面有篷挡着太阳，风生水面，不但暑气全消，而且把绸裤褂吹得飘飘然。如有雅兴，带把胡琴，信口来上一段儿。如果有酒瘾，带点菜来，沽上一瓶酒，光是这一行程，就够乐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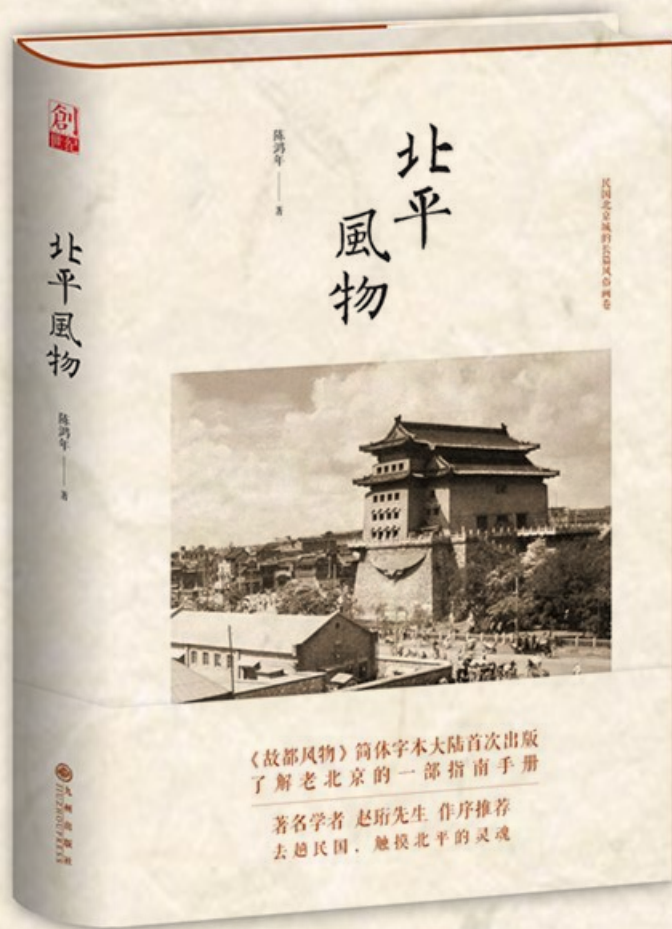
二闸的野茶馆，可别比来今雨轩、漪澜堂，这是另一种风味的小土茶馆儿，有的桌子，都是砖砌的，上面抹一层石灰，长条大板凳。上面有个芦席棚，可是四周有的是大树，有的是荫凉儿，有的是城市千金难买的清风，而且清清静静，绝不嘈杂。

来到此间，就怕过夏天，天一到中午以后，您说能上哪儿去躲躲热？再好的冷气设备，还胜得过天然消暑所在么？所以，美丽的大陆河山，叫人实难片刻忘！

本文选摘自《北平风物》

陈鸿年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回忆老北京风物的专题之作。作者久居燕京之广博见闻与别具风格之妙笔，堪称字字珠玑，妙语天成，深情动人。本书可供今人了解民国时期老北京的生活细节，是研究北京历史、地理、业态、民俗、方言、饮食等方面的重要文献，也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



(南越王墓发掘出土的镇墓之宝金印)

关起门来的南越国

◎ 史杰鹏/文

1976年，在广西贵县罗泊湾发掘了一个汉墓，墓中出土一篇《从葬志》，据书体浓厚的篆书风格来看，应下葬于西汉初期……

1976年，在广西贵县罗泊湾发掘了一个汉墓，墓中出土一篇《从葬志》，据书体浓厚的篆书风格来看，应下葬于西汉初期。



贵县(现在叫贵港市),是秦朝桂林郡的首府布山县,地位应该比现在高。入汉之后,属南越王的国土(也有学者不同意)。墓早年被盗,考古学家非常失望,但有特色的发现依旧不少,比如在巨大的棺槨下,竟垫着7具独木剝成的小棺,除了一个13岁左右的男孩,其他六位皆是16至26岁之间的女子,显然是被迫为墓主殉葬的。男孩,大概是墓主的贴身小厮,因为在他身边还有一根拐杖;女孩,当为歌舞伎人,因为陪葬品都是乐器。学者多认为,墓主是当地级别最高的领导,6个女孩,则是他生前的私人歌舞团。

以歌舞团殉葬,是中国曾经的传统,比如春秋时曾侯乙墓殉葬有21位女子,其中西室的13个女子,年龄在13到24岁之间,有5位还是未成年少女,年龄13

到16岁，她们就是曾侯乙的私人歌舞团。汉代早就废除了殉葬制度，而此墓却明目张胆搞殉人这一套，为什么？说明当时南越国，一定在走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曾侯乙墓）

这并非孤例。

1988年，在广州象岗发掘了第二代南越王赵昧墓，墓后室的左右侧室，也都发现有女性殉人，出土金印证实，她们是赵昧的妻妾。墓葬的前室、墓道、耳室还出土了多具男性尸骨，皆为赵昧的仆御，总计殉葬人达15位之多，看来南越国在自己有特色的道路上蹦跶得很欢。



但他们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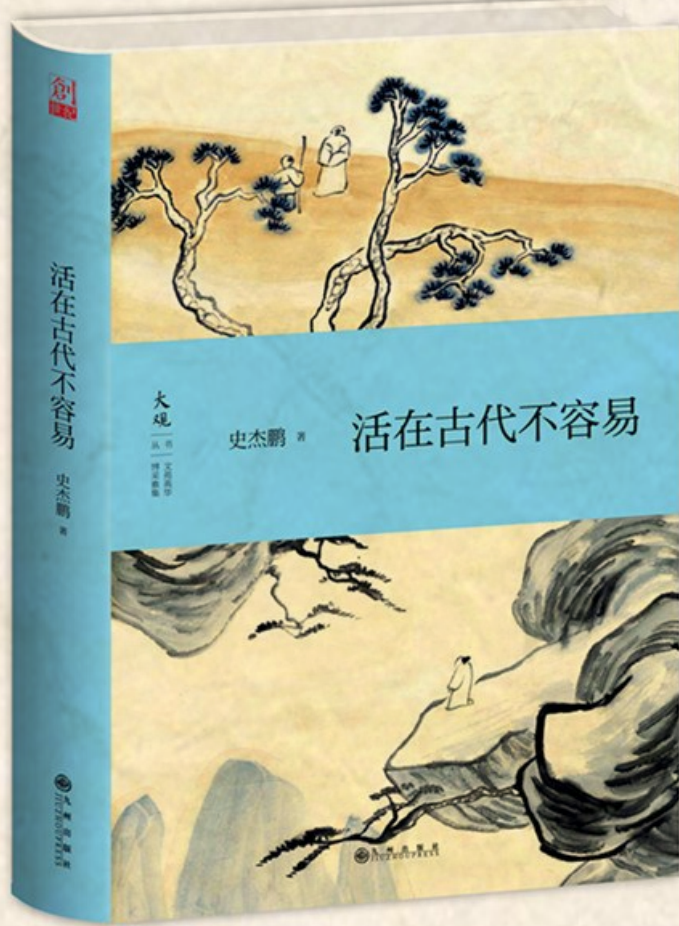
公元前111年，喜欢打仗的汉武帝征服了南越。事情的起因，是汉朝要南越国内属。南越政府上上下下都不高兴，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他们要全面实施汉法，而汉法怎么看怎么让人不舒服。比如汉朝皇帝死了，也不搞活人殉葬这一套，何况王侯。马王堆汉墓和满城汉墓的墓主，都贵为王侯，却无一个殉人。尤其后者，墓葬以山为陵，工程巨大，器物精美，墓室里却只有各种石俑。其他法律也看着不让人顺眼，据南越王御花园遗址出土的竹简，宫中的官吏抓不到老鼠，就要“笞五十”，而以酷烈闻名的秦国，仓库里发现三个老鼠洞，也不过罚一盾。这怎么行，简直对人民太好了。

我是不赞同互相兼并的，但南越国这种，我认为，还是被兼并了好些。

本文选摘自《活在古代不容易》

史杰鹏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大量爬梳传世文献，尤其是出土资料的历史细节，阐发作者对历史事件的独特看法；又结合现实，以史观世，思维尖新，独树一帜。材料跨度从先秦、秦汉到宋明，立足现代文明，一以贯之；说理透彻，娓娓不厌。文辞简洁疏淡，点到即止，亦不乏幽默情趣，是当今不可多得的，兼有思想和文采的历史随笔。



大暑篇·第31期

主办:九州出版社

出刊:廿四节气,逢节气出刊

数字出版:@朱国政

排版制作:@王浩鹏

文稿整理:@冯冯

统筹:@一木

【往期下载地址】



Copyright ©2016年

九州出版社《读·享|九州》

微信订阅号:jzhpress

Email:duxiangtuan@jiuzhoupress.com(投稿、入会)

企鹅:2635599399

讀享 
JIUZHOU PRESS

大暑

